小電話員

楚　城著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小電話員

楚　城著
顧炳鑫　李天心畫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書號：文 0013　28 開本　30 千字　定價 2,400 元

小電話員（高）

著　　者　楚　　城
繪圖者　顧炳鑫　李天心
裝幀者　馬　如　瑾
出版者　少年兒童出版社
上海延安西路一五三八號
印刷者　上海市印刷二廠
總經售　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
上海南京西路一號

1954年5月初版　印數1—17100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肆號

目錄

小電話員……一
軍事地圖……一七
戰士和孤兒……三六

小電話員

電話員小黃，從裝有軍用電話總機的草房裏走出來，他在門口停了一下，立刻從通往前綫各地去的一大把電話綫中，找到了一根橙黃色的電話綫。

「張排長，只有一根黃綫嗎？」

「只有一根，」屋子裏的聲音。隨着聲音走出來一個人，「吸，它是通到二連觀察所（註）去的，你跟着它走，保險不會出錯兒。」

「好的，我現在就去。」

「不過要當心些，別摸到敵人那兒去啊！」張排長笑着說。

（註）觀察所是砲兵部隊的一種組織，它設在最前綫，用砲隊鏡偵察敵人的行動，在射擊的時候，觀察員能校正大砲射擊的偏差，精確計算射擊目標的距離，用電話報告給砲兵指揮員。它是砲兵的眼睛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「如果那樣，我就帶幾個俘虜回來。」

兩個人都同時笑起來了。小黃揮了一下手，邁着大步，跟着這根黃綫向前綫走去了。

在這廣漠的淮海平原上，積雪還沒有溶化，天冷得要命，西北風一陣緊似一陣。小黃緊緊地裹着棉大氅，很快地向前走着。他只有十五歲，在砲手們面前，他還是一個孩子呢。砲手們很喜歡他，親暱地叫他「小娃兒」，或者「小鬼」。雖然他是有姓有名的——他叫黃文華，但是人家都把它忘了。

再向前二三里路，就是淮海戰場。但是現在聽不到砲聲，也聽不到槍聲，只有「大傻瓜」(註)在上空發出嗡嗡嗡的單調的聲音。像催眠曲，吵得人頭昏腦脹。

「唱個歌兒吧！」他想，因爲一個人走路實在有些冷清清的。於是他拉開嗓子唱起來：

「向前！向前！向前！
我們的隊伍向太陽。
脚踏着祖國的大地，

(註)「大傻瓜」是指敵人的運輸機，因爲它又大又慢。

背負着民族的希望，
我們是一支不可戰勝的力量！
……」

隨着進行曲的節奏，他挺起胸膛，雄赳赳地開步走。雪被他沉重的步子壓得吱吱吱地響。

唱完一支歌又來一支，唱着唱着，前面一條交通壕擋住了去路，他停下脚步，嘴裏還在哼着，忽然他不響了。因爲他只顧唱歌，早把那根黃色電話綫忘了。

現在它在哪兒呢？他應該怎樣走呢？

「眞搗蛋，他媽的！」

他搔搔腦袋，無可奈何地沿着原路向回走。走了好遠，才在一個交叉路口找着了它。然後，他兩眼

緊緊地盯着這根電綫，邁着大步，向前走去。

電話綫通到一個被砲火摧毀了的小村子背後去了，這個村子，現在只剩下一些斷壁殘垣，大樹被削剩二尺多高的幹子。在一個土牆旁邊，電綫轉了一個彎，通到戰壕裏去了，小黃也跟着跳進戰壕。

這裏已經是前綫，再過去二百多公尺，就是敵人的戰壕，敵人的地堡。

小黃沿着戰壕向前走了不遠，他發現有兩個人站在一個三脚架的旁邊。架子上裝了一個圓筒，伸到戰壕上面去了，他知道這就是砲兵用的砲隊鏡。他在這兒停下了。

「小鬼，你找誰，啊？」砲隊鏡旁邊的人問他。

「找二連觀察所。」

「榴砲二連？」

「是的！」

「哦，就是這兒。」

小黃掏出了介紹信，交給他，並行了個禮。

「好的，我剛才已經接到電話了，我們正需要人呢！」觀察員看完信，就把他領到防空洞裏去了。

防空洞很寬大，角落上有一張小木桌，桌上放着一架軍用電話機，旁邊坐着一個疲憊不堪的電話員。

「張子成，你去休息一會兒吧，通訊連派了一位小同志來接班了。」他說完，又回到砲隊鏡旁邊去了。

「一個小娃娃，能行吧？」張子成睜開了通紅的眼睛打了一個呵欠，用不信任的眼光瞧了他一下。這種不客氣的態度，使小黃很不高興。

「你當了多長時間電話員呀？」小黃反問他。

「一年多些。」他又打了一個呵欠。

「哦，資格並不比我老嘛。我已經幹了兩年電話員啦！」

「眞的嗎，不吹牛？」

「吹牛？吹牛是這個！」他伸出了一隻小拇指說，「革命軍人還有說謊的嗎？」

「好吧，那你就幹吧，你知道我已經兩天兩夜沒閉上眼了。」他的聲調很緩和，說完就離開小桌，在鋪有麥草的地上躺下。身子剛靠着地，就呼嚕呼嚕地打鼾了。

太陽落山了，西方的上空出現了粉紅色的美麗的雲彩。在砲隊鏡前面，觀察員陳國良和張登科正在緊緊地監視着敵人。就在眼前這片方圓幾十里路的平原上，幾十萬蔣匪軍被我們四面緊緊地包圍着，十天來，匪軍們已經發動了幾十次衝鋒，夢想突出重圍，但是每次都被打得焦頭爛額。現在，只要敵人一有動靜，觀察員們就會立刻報告指揮員，用猛烈的砲火來打擊他們。

「老張！過來看看。」陳國良緊張而小聲地招呼張登科。

張登科很快地把眼睛湊到鏡頭上，陳國良說：

「喏，在十字綫（註一）右上方，魏老窰（註二）東北，敵人好像在運動。」

「嗯，是呀！杜聿明（註三）這小子又想玩什麼花樣啦！」

登——登——登！

張登科的話剛說完，魏老窰的背後就傳來了幾聲低沉的聲音。立刻頭頂上就發出了尖銳的撕裂聲：

斯——呼——呼——斯——

緊接着在觀察所後面三百多公尺遠的地方，發出了巨大的砲彈爆炸聲音。整個戰場醒來了。

「陳觀察員，電話，二〇一（註四）的電話！」小黃在防空洞裏喊。陳國良接過電話：

「喂，二〇一嗎？我是陳國良。」

「前面有情況嗎？」電話裏的聲音。

這時敵人的大砲不停地向我軍陣地發射，防空洞上面的泥土不住地被震落

（註一）砲隊鏡上刻有十字綫，綫上有刻度，以計算距離。

（註二）魏老窰是淮海戰役中一個敵人的據點，在戰場南方。

（註三）杜聿明是淮海戰役中匪軍主要將領之一。

（註四）戰爭時，爲了保守祕密，通常不稱呼指揮員的姓名和職位，而以號碼代之。二〇一是指揮員的代號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下來。

「在魏老窰方面發現敵人在運動，我們正在找敵人的砲位。」

「對！注意敵人的砲位，發現了立刻報告，讓我們摧毀它！」

「是的，馬上。」

他放下電話，飛快地回到砲隊鏡前面，聚精會神地觀察敵人發砲的方向，天慢慢暗下來了，敵人的砲火打得更猛烈。

「發現了，老陳，過來看！」張登科興奮地說。

眞的，在砲隊鏡中可以看到魏老窰的東北角上，隨着砲彈出口的聲音，有一陣紅色的火焰在閃光。一下，兩下，接着四下，五下。這就是敵人的砲兵陣地！

陳國良一下子跳到防空洞裏。

「小鬼，接二〇一，快！」

小黃搖了一下機子，把話筒交給了他。

「二〇一嗎？喂，魏老窰東北角……喂，發現敵砲羣，聽見嗎？喂喂！大聲點兒？」

砲聲震耳，講話的聲音一點也聽不見。他用手指揿住左耳，對着傳話筒大聲地說：

「砲目方位角……五密位(註)，喂！聽到嗎？啊？喂！喂！」

聽筒裏沒有聲音。

「重接一下！快！」

小黃接過聽筒，使勁地搖把手，搖搖聽聽，聽聽又搖搖。他用孩子的尖聲大喊：

「喂！喂……」

聽筒裏仍然靜悄悄地，這時張子成起來了，他也搖了兩下，然後無可奈何地說：

「綫被打斷啦！」

陳國良揩揩臉上的汗珠，事情非常嚴重。

「張同志，你管機子，我去接綫，」

(註) 這是砲兵數學上的一種名詞。

小黃說。

「你？」

小黃不等答話，就衝出了防空洞，飛快地沿着剛才走過的路向回走。

天完全黑下來了，敵人的大砲不停地射擊，砲彈從頭頂上呼嘯過去，然後在他的前面，左面，右面落下來，爆炸了。敵人的機槍也響了。曳光子彈（註）像火箭一樣在夜空中飛舞，交織成一片紅色的火網。

小黃彎着腰，抓住電話綫，以最快的速度向前走。

「呼——斯——呼——」

砲彈的聲音很近很低，他馬上伏到地上，立刻火光一閃，砲彈在十多公尺的前面爆炸了。凍硬了的泥土和雪塊，被砲彈挖起來，打在他的身上和臉上，非常疼痛。砲彈炸過了，他又爬起來，抓住電綫向前走，惡臭的火藥味和煙，直衝過來，使他感到窒息和惡心。

雖然在黑夜，但砲彈爆炸的火光不住地在雪地上閃動，照亮了整個田野。

五分鐘過去了，敵人的大砲還在猖狂地發射。

「他媽的，等一下瞧吧！」

（註）這是一種能發光的子彈，黑夜裏在空中能發出紅色的光。

小黃很生氣，敵人的砲火這樣猛烈，在淮海戰場上還是第一次呢。平時，只要我們的大砲一響，它就會鴉雀無聲。但是現在我們的大砲不響了，因爲電話綫斷了，使砲兵和觀察所失去了聯絡。他知道，現在有多少人在發急呀，砲兵指揮員，砲手們，步兵戰士們，當然，還有陳觀察員他們。

不過電話綫一接通，情形就不同了，那就該敵人來挨我們的砲火了。小黃這樣一想，立刻感到他自己現在所做的工作是一種最重要的工作，就像司令員在指揮作戰時的工作一樣重要。他感到現在戰場上的人都在看着他，並且說：小黃，快呀！快點把電綫接通，讓我們的大砲怒吼吧！

小黃很興奮，因爲他沒有想到自己也能擔負這樣重要的工作。他以最快的速度向前跑，當敵人的砲彈呼嘯過來時，他就伏在地上，砲彈一爆炸，就爬起來跑。就在這短短的幾分鐘內，他爬起來伏下去，伏下去又爬起來不知道有多少次了。但是斷頭仍舊沒有找到。

這時，一陣尖銳的砲彈呼嘯聲又過來了。小黃還沒有來得及伏下去，火光就在眼前閃了一下，又閃了一下。

光——光——光！

小黃身子震動了一下，倒下去了，他覺得頭昏沉沉的。他睜開眼睛，看見

天上星星在閃動。隨着遠處拍拍的機槍聲，一長串曳光子彈拖着長長的紅色火綫從頭上掠過去了。

「我還活着嗎，嗯？」小黃自言自語。

他想舉起左手，怎麽也舉不動，他放開電話綫，又舉起右手，摸摸自己頭項，他覺得頭上又黏又滑；再摸摸左手，棉大氅的袖子被撕破了，棉花上也是濕的！

小黃負傷了，但是一想起電話綫，他又向前爬了。

「一分鐘也不能停留：我得走！」

他推掉了壓在腰上的泥塊，右手拉着電綫，向前爬——現在他只能爬行了。

光——光——光！

斯——斯——！

砲彈不斷地在他近旁爆炸，砲彈的碎片在頭項上飛舞，他並沒有停下來。

他懂得，在這種情況下，伏在地上不動和向前爬行是同樣危險的。

小黃一尺又一尺地爬着，他覺得身子發麻，口乾，他就把頭貼在冰凍的雪地上，然後用盡僅有的力氣，爬！他爬得很慢，因爲他的左手打傷了，他咬緊牙齒，忍住疼痛，向前爬。一顆顆汗珠從額上鑽出來，立刻又被冷風吹乾了。

一會兒，一堆黑色的泥土擋住了去路，他用手摸索了一下，他知道這是砲彈坑，又輕輕地用手拉一拉電話綫，已經摸着了綫頭。

「就是這兒！」小黃喘息了一下。

現在要找到另一根綫頭。他把這根綫頭咬在嘴裏，再繞過砲彈坑，向前爬，一面爬，一面用右手在雪地上摸索。他爬遍了砲彈周圍幾公尺的土地，但是另一根綫頭還找不到。他已經一點力氣都沒有了。他躺在地上。

呼——呼——

又有砲彈飛過來了，他立刻注意看。

光——光——光！

砲彈在近旁爆炸了，他借着砲彈的火光，發現右前方的雪地上，有一根電綫頭在那兒蜷曲着。他馬上就向那兒爬去。就是這短短的幾尺遠的地方，他是爬得多麼吃力啊！

現在，他把另一根綫頭也咬在嘴裏，把兩根斷頭併在一起。他剛用手去碰它一下，手指上立刻感到一下輕微的打擊，這是電流通了！

他無力地躺在雪地上，頭昏沉沉的，身子凍得麻木了。他再沒有力量爬回去了，一步也爬不動了。只有他的牙齒仍然緊緊地咬着，只要他還有一口氣，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